

人生智慧

大田菠菜

■赵韩德 文

蔬菜有时令。夜雨剪春韭,和露摘黄瓜;七月食瓜,八月剥枣。当令蔬菜好吃,反季节的味儿不佳。

蔬菜有地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道理人人明白,菜场里的摊贩,凡是价钱贵的,都口口声声:“本地咯。”“大田咯。”本地番茄、本地落苏、本地小塘菜……“本地”专指浦东农家。本地蔬菜不仅意味着传统和优质,也意味着没有转基因,口味纯正。买菜手一瞄,就知道摊主说的是不是真话。

菜场里,当季不当季的菜品,全挤挤挨挨的拥在摊位上,琳琅满目。白菜、大葱、卷心菜、豆角、洋葱、青椒……满眼风光,使人想起斑斓的田野。而冬天正是吃菠菜的时节,真正的天物,绝对的妙品。

我,寻找正宗的大田菠菜。

冬天,在野外大田,而不是塑料大棚内,抗寒生长的菠菜,有扎实的根,丰实的身骨,厚腴的叶,叶上有粗大清晰的脉络。毛糙的绿色带着经风经雨的深暗,令人想起老农皴裂苍老的手。白天,阳光渗透进它的每一片叶子;夜里,刺骨的寒风严厉地考验着它们。于是它们就在田野的泥里聚起营养,再转化为浅浅的糖分以抗争酷寒,坚决不被冻坏冻垮。它们紧贴地面,躲避大风的肆虐。菜农会在它们身上撒一层薄薄的稻草,它们就感到舒坦。大田菠菜在下午暖暖的太阳下舒展叶脉,摊手摊脚,长成扁扁的星形,聚集的叶傲傲然如墨绿宝石。放进菜筐,它们一枚枚的照样坦腹舒叶,就像那位坦腹东床的潇洒名士王羲之。

它们的身价自然就贵。大田生就的菠菜,不会被捆扎成束;它们即使送上菜摊也要摊手摊脚地显示一种自如和自在。而被扎成一束束,用橡皮筋箍拢的,是水货菠菜,长长瘦瘦,水汪汪的大棚菠菜。长得虚快,不经风霜,在锅里一炒即瘪,冒水。本地农人看不上水货,他们嘴一撇,哼一声:“长脚菠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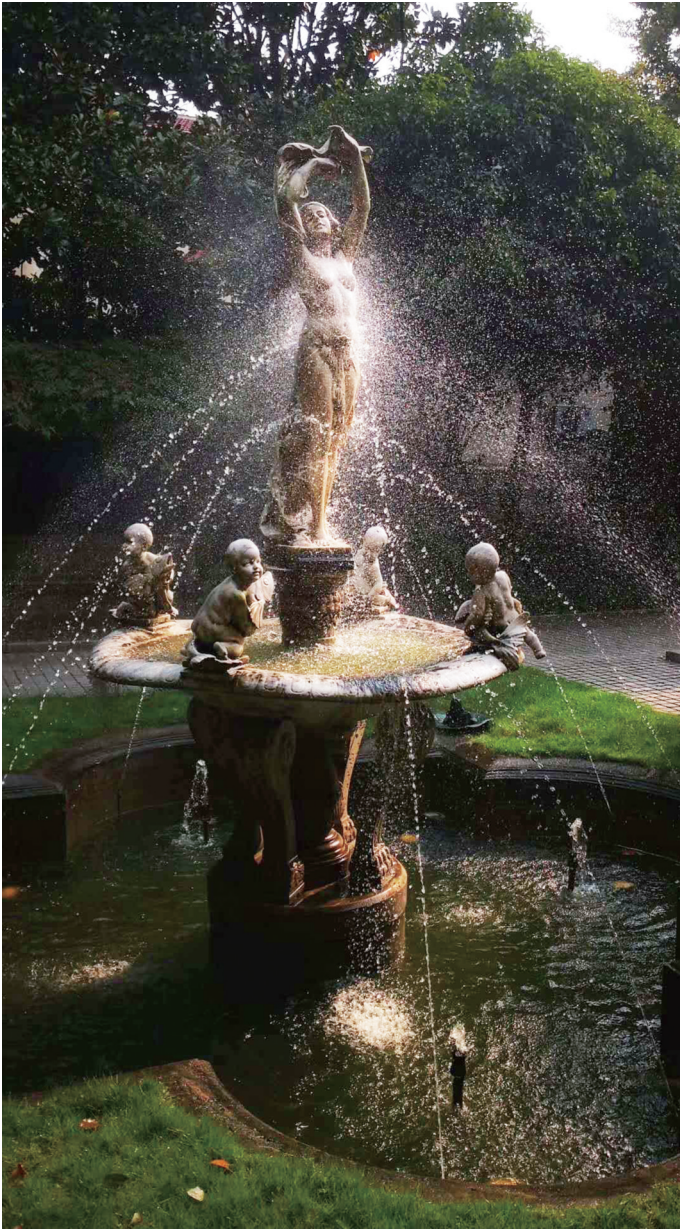
浦东人家八仙桌上,一砂锅滚烫的“全家福”,里面是蛋饺肉圆冬笋香菇肉皮咸肉鱼圆粉丝,揭开锅盖,朝那沸滚的汤里投一把新鲜洗净的大田菠菜,味美,无可言喻。或者菠菜炒年糕,油要老,菠菜略生带脆,糯糯的宁波年糕夹着半生的翠绿入口,滋味绝妙。

我曾经下乡,体验过收获菠菜的辛苦和寒冷。收一筐菠菜,蹲在地上,要花老半天时间。在阴冷的田野里,甚至冻得手指失去知觉。

浦东人蛮有意思,他们把去田头收获小数量的菜蔬、上档次的菜蔬,不叫采,不叫割,也不叫摘,而是叫“挑”——“挑菜”。意即拿着小巧的刀,在苍茫大地里把那些珍品挑出来。这个挑,既是动作,形象地描绘出小刀挖菜的灵巧;也含有选择挑选的意思。挑好的,中意的,喜欢的。去田野里“挑”什么呢?挑荠菜,挑马兰头,挑小塘菜,挑菠菜。草头是只配“割”的。浦东农妇口中的“挑菜去”,真是太文化了。因为一千多年前的宋朝人也讲挑菜,而且挑得回肠百结,情意缠绵。请看贺铸:

“……自过了烧灯后,都不见踏青挑菜。几回凭双燕,丁宁深意,往来却恨重帘碍。约何时再?正春浓酒困,人闲昼永无聊赖。厌厌睡起,犹有花梢日在。”

文苑投稿邮箱:
zfk@yptimes.cn,欢迎投稿



普绪赫雕像(上海) ■陈明松

细嗅时光

行走故乡

■罗光辉 文

那天清晨,薄雾冥冥,细雨纷纷,想起逝去的亲人,感伤之情,蓦然滋生。上午10点左右,我和妻子,还有弟弟、弟媳来到了共青水库,来到了父母和祖父母的墓地。除草、培土、整理环境,点香、祭拜、燃放鞭炮,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要表达一种情感:想把亲人唤醒。

唤醒亲人,让他们听听变化的沧桑,让他们共享今日的青山绿水。风吹过,轻轻的吹过,可以感受到一丝清凉,但听不到风的狂啸,水库里的水有节奏地在打着节拍,哗、哗哗……

一岁一枯荣的绿草中,有无数生命在涌动。

从千里之外的异地回来,从钢筋水泥的世界里回来,回到故乡的山坡上站一站,回到水库的堤坝上站一站,回到墓地旁站一站,人会有一种莫名的伤感,软软的、淡淡的、湿漉漉的,说不清。

我想起小时候,想起了年少时懵懵懂懂,想起了光着屁股在水库里摸鱼的背影,想起了用石片在水面上削起的浪花,想起了与水库相伴的日日夜夜;想起了和母亲一起进山砍柴,一起下地种菜,一起品尝生活的酸甜苦辣;想起了父亲给我讲述的水库两岸的光阴故事……

在故乡成长了十八年,然后在铁打的军营里度过了四十多个春

秋,四十多年,这世界有了许多改变。我呱呱落地的那幢房子已经找不到踪影了,村庄迁移了。曾几何时,乱砍乱伐,盲目开发,水库的上游建起了猪场,父母那一辈,一个接一个相继离开了我们。世道在变化。水脏了,水库里的鱼呼吸困难了,空气混浊了。市场经济,向钱看,欲望如期而至,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甚至在没有底线的心灵空地放肆地蔓延着。一首不知何时何人编撰的顺口溜也在水库的水面上泛起了声响:黄牛角(家乡角与各同音),水牛角,各顾各。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也深重起来。自然的法则被打破,我心痛,九泉之下的亲人们,会不会也心痛?那些活蹦乱跳的鱼能找回来吗?那清粼粼的水来蓝莹莹的天能回到我们身边吗?……

在我漫无边际思考着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时候,妻子拎着一袋金色的鲤鱼走了过来,好像拎着一缕金色的心情。

太阳已从雾霾中跳出。

自从水库上游的养殖场被拆除,乱砍乱伐的现象被禁止以后,水库里的水渐渐恢复了小时候的模样,水库岸边的花淡淡地开着,小草蓬勃,树在努力地生长。水库的美好和故乡的美好一样,从没有停止过前行的脚步。

以一颗虔诚的心、以一颗感恩祖宗的心去祭祖,我深信:未来的故乡,水会更清,天会更明!

岁月悠悠

筒子楼

■林希 文

我住过的筒子楼每层有十八户人家,每层有两个公用厨房,我们这个厨房挤挤挨挨安装有九个煤气灶。有一个公共盥洗室和卫生间,大家都在这里洗床单、被单什么的。这些公用地方是要住户自己轮流打扫的,小小的值日牌挂到哪家,哪家就要在晚饭后负责把这些公用地方打扫得干干净净。

公共厕所的蹲位太少,家家都必须备有高跟鞋孟。问题是各家的住房都只有一间,朝南的房间正好是十平方米,朝北的稍大一些,可能有十二或十四平米吧?全家人吃喝拉撒都在这一个房间里。这种筒子楼原来应该是职工的单身宿舍,可那时却基本是一家三口,甚至有的住户添二宝时,是一家三代五口人挤在这十个平方米里!

居住条件之差是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可是住筒子楼的乐趣也是我们才能体会的:做饭时九个灶台一起点火,邻居们一起交流厨艺。这家煎鱼,那家烫毛蚶,又一家正在搓肉丸子呢。嘻嘻哈哈,东看西学,本来一点都不会做饭的年轻媳妇就慢慢掌握了基本的烹调技术。幼小的孩子们在筒子楼里玩“黑猫警长”,六七岁的大孩子会自觉带着三四岁的小孩子,好似兄弟姐妹。就是偶然磕着碰着,邻里间也不太责怪。如果谁要去村口商店买油打醋,必会问问左邻右舍有什么要捎带的。不消说,出门购物办事的家长也可以把孩子暂放在邻居家里托管片刻。

筒子楼比较容易引起邻里矛盾的是公用地盘。房间实在太小,放点杂物到长长的走廊里应该是筒子楼住户不得已的解决办法。但是家家如此就必会影响邻居们走路的安全。我们那层筒子楼却没有这个问题,家家都不往走道上放东西。原因是我的这些邻居中有一位“爱管事”的老太太。

老太太姓金,估计退休有几年了。中等个子,微胖的身材,慈祥的脸庞,整天笑眯眯的和小朋友们特别亲。小孩子们都管她叫金太太,这里的“太太”应该是上海人对自己曾祖母的称谓。家长们也都跟着孩子叫她金太太。金太太退休了一个人住

在这儿,大家照顾她年纪大,不让她她打扫卫生,所以相比较大部分的“上班族”住户,她是没事的“闲人”。可是她却经常义务监督楼道里的卫生和安全问题,管着卫生小牌子一家不漏。谁家乱放东西、乱扔垃圾她必会提醒,连谁家昨晚从窗口扔出去的香蕉皮她都要管!有时候直截了当地当面批评也会把人弄得面红耳赤下不来台!时间长了也有些闲言碎语传到我的耳朵里:“这老太太自己管好自己蛮好了,管那么多干啥?”……后来,也从这些只言片语里知道金太太早年曾经发生过不幸:一次煤气中毒事故一夜就夺走了她几个最亲的亲人!金太太那天正好上夜班才得以幸免。很多年过去,没有人知道金太太关起门后是不是仍在伤心落泪。我看到的,就是那个每天一开门就满脸阳光笑容的金太太!

金太太会听到那些闲言碎语吗?即使听到我也看不出来,因为她不气不恼,一如既往地监督着楼道里的卫生,关照着邻居们的安全。当时发生过的两件事说明了金太太的作用不可小觑:一次是有小孩子误吃了放在公用厨房地面上毒老鼠用的油条,是金太太发现后赶紧告知孩子奶奶,还同时叫邻居中的年轻人一起帮忙送孩子去医院。晚上又把此事告知所有家长,防止再有孩子接触到捕鼠诱饵。另一次是有家长到走道那头的厨房端汤没带钥匙,偏偏一阵风把房门吹上了,幼小的孩子被锁在家里开不了门!孩子吓得哇哇大哭,妈妈急得束手无策。因为担心时间一长孩子很有可能爬到窗口掉到二楼下面去!金太太在走道里跑来跑去急喊众邻居一起来帮忙。邻居们有的去借梯子,有的去找锁匠,还有的跑到房管处去问有没有备用钥匙。后来一位邻居实在等不及,硬是不顾众人劝阻,冒险从隔壁徒手扣着窗台边悬空一点点挪过去翻窗进去解救出了孩子!金太太让我们这十几户邻居成为一个互帮互助的“大家庭”。

后来金太太因为腿脚不便搬到另外一幢筒子楼的底楼去了。新来的邻居开始在走道里乱放东西,大家都说“要是金太太在就好了”。金太太病了,邻居们纷纷去看她,帮她买菜做饭,连被她批评过的邻居都端去了自己亲手包的饺子。

在逼仄的筒子楼,我有幸曾认识了这位慈祥的老人——金太太,她坚强、宽容、助人为乐、与人为善。

旅游日记

银屏山谷观牡丹

■陈大良 文

清明过后,我回安徽踏青,在友人的陪伴下,我们游览了巢湖畔的银屏山风景区。

银屏山座落在巢湖北岸,山势虽然不高,但站在山谷处向上张望,却有点高不可攀的感觉。陡峭的山崖,如同刀劈斧砍一般,又直又平,宛如一面硕大无比的自然屏风,立于面前,让人望而生畏,我想这大概就是人们称其为银屏山的缘故吧?然而就在陡峭的山壁上,竟然倔强地生长着一株灼灼的牡丹花,在她的上方,还镌刻着“银屏牡丹”四个行楷大字,据说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安徽省著名书法家张恺帆先生书写的。

天香配佳书,相映生辉,花因书增色,书因花溢彩,让人叹为观止。

牡丹花生在峭壁上,只能远观,难以近看,观花人如同雾里看花,因之更显花的神奇。

正遇上一旅友,可能是有备而来,拿出望远镜观看,我便沾光一睹为快,于是银屏牡丹便通过望远镜清晰地呈现在眼前。银屏牡丹似乎与家养的牡丹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不同的是,她的根扎在石缝里,枝叶却显得格外蓬勃茂盛,干劲清瘦,有一身傲骨,也透着羞涩与矜持。顺着枝叶观花,花朵圆硕,端庄而自若,粉皑皑,白生生,不掺半点杂色,在山风中摇曳着,越发明丽。

谷雨前后正是牡丹盛开的季节,每年这个季节游人如云霞一般涌向银屏山谷。今年也不例外,红男绿女、老翁稚童,只见他们置身山谷,个个仰首引颈,瞄准花枝正看个仔细,看个痛快,前推后拥,啧啧称奇,都恨不得把这株千古奇花盯在眼里。

以北宋欧阳修诗《仙人洞看花》为证,这株牡丹历经千年风雨,生于绝壁,少水无土,却不改英姿,不变容颜,真真不负春光不负卿。